

# 校门外的 草样年华

琼永 © 著



高考状元演绎的奇书

简约风格

魔幻手法

抒写**激情燃烧**的草样年华



校门外的  
学样年华

琼永 ©著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校门外的草样年华/琼永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 -7 -5063 -7267 -1

I. ①校… II. ①琼…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09659 号

## 校门外的草样年华

---

作 者: 琼 永

责任编辑: 刘英武

装帧设计: 百丰设计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mailto: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 数: 305 千

印 张: 21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7 -5063 -7267 -1

定 价: 35.00 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读书吧

——代序言

琼永

我的眼前现出一幅画面：唐玄奘拖着溃烂的双脚，眯着红肿的眼睛，用常人难以想象的体能和毅力顶住酷热和饥渴，艰难行进在浩瀚无边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这是中国最大的沙漠，是仅次于撒哈拉沙漠的世界第二大沙漠，他要涉过这个浩浩大漠。他的身边是流动的沙丘，头顶是滚滚的热浪，脚下是累累的白骨。这是一条九死一生之路，它通向哪里？通向辽远的天竺。他去干什么？去问惑辩疑，去宣讲中华文明，沟通中印文化，促进两国友好，总之一句话，就是到西天取经。才高学博的玄奘打下的每一个足印都惊天动地，震撼历史。

我的脚下是一个绿洲，一片文化沙漠，这是我困苦存活的所在，周遭的人不屑于读书；光明与黑暗、文明与野蛮、正义与邪恶在这里胶着对抗，厮杀争斗，重大的社会问题频频出现，人类的命运曲折多舛，不蘸笔墨的人们缺乏思考，更多的人拥挤在自私与狭隘的境地。我不是玄奘，我没有孔孟的才学，没有张骞的勇气，没有哥伦布的毅力，但至少我在以我的努力去经历一个充实自己思考社会的生命过程，我在取经，于是，这里的人睁着醉眼不可理喻地望着我。使人麻木的酒，致人堕落的色，毫无希望的梦，这些，统统蘸着一个猥琐的灵魂，摇摇欲坠于西山。我看见他们因为赌博磨得起茧的手，因为械斗刻满刀伤的脸，还有那薄如蝉翼的唇。我的目光停留在这唇上。那是一张把微不足道的小道消息翻来覆去说道的嘴，犹如一把茶壶，将一片茶叶煮了一遍，喝了，煮了十遍，还喝，然后是百遍。那茶早没味儿了，可是一张一张的嘴还在咀嚼这片茶叶！无限的虚空！极度的无聊！为什么不去送报卖菜？答曰慵懒。当慵懒演绎为一个

民族的惰性，这个民族就接近灭亡的边缘。为什么不去开创自己的事业？答曰无能为力。文盲与野蛮，野蛮与落后，落后与贫穷，贫穷与虚弱，总是狼狽为奸，唇齿相依。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尼采说，求知如采金。一个不读书的人是没有前途的，一个不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说到这里，那些不可理喻的眼睛又扭过来瞪我，并且反唇相讥，肆意攻讦。可悲啊，他们指着印堂说是太阳穴，而不接受纠正；他们把谬论当做真理，然后加以吹嘘；他们把罪恶与功德混淆，把贪婪与良知打乱；他们听信庸医的鬼话，把一盆肥皂水喝了来治胃病；他们传播地球马上要爆炸的谣言，回来把房子卖了吃光。无知啊，愚昧啊，现世的裹脚布！现世的人肉馒头！我悲痛地记录下一个一个的故事，我要带它到西域，将它向辽远的人们讲述，将自己的痛楚向辽远的人们倾诉，然后取得真经，带回这里。一个小孩问我，叔叔叔叔，何为取经？我暴跳着喊：读书！她去了。她的父母不在了。母亲给个看相的算命，看相的掐算她的寿数只有33，可她等到33岁的最后一天最后一小时还不见死神。天主圣母玛利亚，在我临死的时刻，为我这个罪人祈祷吧，我衷心忏悔，得罪了值得我全心敬爱的您，阿门。天主圣母玛利亚。阿门。因为害怕误了归西的时辰会被打下地狱受苦，做完祈祷后，自己便在34岁的时钟敲响以前投井自尽了。基督耶稣，阿门。父亲因为一包香烟的事儿和一个朋友争吵，吵完在回家的路上被卡车撞伤，住院回来那朋友去看他，他大发雷霆，说都是因为你，都是因为跟你吵架我才昏头昏脑撞的车。边嚷边跳着转身去抄刀，两人扭打起来，最后把人杀了，他自己也畏罪自杀。父母死后她就寄养在她伯伯那儿，她伯伯与我爱人是藤蔓亲戚，因为到外省公办，便将她托付给我管几日。

她在一张临时书桌前坐下，目光涣散在面前一本书的书皮上，那是寓言故事《愚公移山》，书桌的一角摆着我昨天买回的几本书：吴承恩的《西游记》、安徒生的《丑小鸭》、王尔德的《快乐王子》、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紧挨着这张书桌的是我的专用书桌，那上面有我最近读的几本书：《论语》、《檀香刑》、《红楼梦》、《二十五史》、《忏悔录》、《普希金诗选》。见她打开《愚公移山》，目光专注在书页上，我才在面对着窗口的椅圈里平静地仰起头合了眼。

在广袤的沙漠里，一个远远的背影不过是一个黑点，漫天飞舞的沙尘暴呼啸着将它湮没于人的视线。我知道，那个黑点是指引人类前行的大师；我知道，大师历5天4夜滴水不进穿越了800里大漠，可是过了大漠还有戈壁雪山，还有高寒缺氧的高原山地、湍急的河流、狂风肆掠的山口、野兽出没的森林，还有许许多多难以逾越的自然和社会的屏障。我觉得自己在追随着大师的足印一步一步迈向沙尘漫漶红黑难辨的前方。呜——，沙尘暴发出尖锐的啸叫，好像轰炸机掷下来炸弹，轰隆，弹片在黑烟中飞窜，弹药燃着了空气，头皮被气浪烤焦。嘭轰，一束飞机爆炸的火光刺得我眯紧眼睛，好一阵才睁开，窗口射进来的光线太强。呜——，啸叫声还在耳畔。我推开藤椅站起来，走过那边书桌，从心里发出一个沉重如玄奘的语音：

读书吧！

# 目 录

读书吧（代序言） .....	琼永 1
1. 怪娃降世 .....	1
2. 同学打赌 .....	22
3. 一顿暴打 .....	33
4. 流落街头 .....	45
5. 苍天有眼 .....	53
6. 酒家洗碗 .....	58
7. 浪迹天涯 .....	82
8. 煤矿工人 .....	91
9. 惊天矿难 .....	129
10. 朝圣路上 .....	132
11. 灞桥际遇 .....	147
12. 摆起地摊 .....	160
13. 房产中介 .....	177
14. 为钱跳楼 .....	212
15. 山中历险 .....	237
16. 绑架贪官 .....	248
17. 小小村官 .....	277
18. 纸醉金迷 .....	310
19. 世外桃源 .....	317

## 1. 怪娃降世

太阳扭着脸出来，憋红的浊光穿破薄雾和大树的天棚，斜斜地射在农家的破屋旧瓦上。这是宝丰镇龙井村。

“天啊，这是造的什么孽哟，才好好地怎么就死了哟？”刘大娘猝然放声大哭，边跺着脚。唐仁涛扛着疏地的铁齿木耙在自家院心煞住脚，望向墙头，那上面一只猫紧促地左顾右盼。墙那边迅速嘈杂，刘大娘的丈夫、女儿、媳妇、大儿、三儿，号哭的号哭，怨骂的怨骂，还听到不知是谁的摔盆声。

丈母娘裹着声浪回来，唐仁涛撂了耙子迎奔过去，娃儿在丈母娘怀里啼，唐仁涛搓着手看见娃儿鲫鱼一样活蹦蹦的，紧绷绷的表情才舒展开来。丈母娘说，人家死的是猪！他拍搓着手要接过他的娃儿，丈母娘不让，啊啊着一径过去，妻子已经在门口接着。

孩子才生一天，妻子尚未下奶，唐仁涛和妻子、丈母娘是觉得这孩儿身子骨太弱，小老鼠样的，一声一息都好像是名医看完重症病号后的叹息，就着急着先跟人家哺着乳的人讨几口，上回跟田嫂讨而孩子不肯嚼口，这回跟月茹讨而没一会儿就回。

唐仁涛重新拾掇好耙子，蹲回槛边拔出腰间烟袋就抽他的旱烟。呼，烟气冲口而出，滚成球，小球，大球，吞没他的脸，又吐出他的脸，呼。那只猫咪咪咪咪蹑足踱来偎着他，用头一下一下蹭着他的裤脚。它又瘦又小，遇见大的老鼠，怕要把它逮去，他推它一把，吁，粗着喉音驱它走了。

刘大娘家那边比哭丧还热闹，只听先先后后有人过去表示些同情，说几句宽慰的话，叽叽喳喳，树上的麻雀欢实地蹿来奔去。“在哪儿在哪儿？死的猪在哪儿？”一排声浪打来，覆盖原先的嘈杂，人们噤了声扭头过去，院门口大队长领着一拨人进来，“在哪儿在哪儿？”人圈哗啦裂出个口子，大队长尖刀一样攥进这个口子里。猪前刘大娘擤着鼻涕呜呜站起来要



拉大队长的手，大队长闪一下手，没让拉着：“怎么这么黑？死多久了？”“遭了瘟了哟，天亮起床就见在天井里。呜……”“一定是中毒过深。可惜了，近百斤呢！”一个头发蓬乱的村干部说。“呜……”“队长，肉都比煤黑了，怕吃了会中毒。”“就是！”“哎呀，埋掉吧，你们户主自己拖去埋。好了，收队。”大队长的表情指挥官一样严肃，他撅腿跨出大门，头也不回，几个村干部大幅摇摆着身子尾过去。

唐仁涛踮脚攀墙头看了一会儿，下来了，他没有过去，他昨夜听到好一阵猪的闷噪，伴着猛烈的拼搏和挣扎的响动，知是做了手脚。他没那心情。这边孩子在啼。

月茹颤动着胸前的丰乳进来，她还没出月子，迎着唐仁涛她叫唐大哥，迎着唐仁涛的媳妇她叫秦大嫂子，一面说着致歉的话，一面利利索索坐上炕尾。秦大嫂子的妈过来就拉起她的手悲声哀气地说：“死了就死了，劝劝刘大娘，可别顾着伤心，到底身子要紧。”月茹灿烂着的脸马上沉下来叹道：“可怜我家婆养了两年！”秦大嫂子很抱歉：“就是这孩子，拖得我没法子过去。大妹子，你可得多多劝慰劝慰你公婆，千万别陪着他们伤心。”“唉！”一边应着，一边接过秦大嫂子递来的孩子，她解开胸前两个扣子露出一边白兮兮的奶子。

唐仁涛屋外捏着长长的烟袋杆，听得里间的啼一声紧似一声，知道又连一滴都没奶进去。怨斥和尽着法子的争噪夹在啼声中。许久，月茹出来，边说孩子倔，边晃着丰乳回。唐仁涛奔突进来，倏忽又奔突出去，烟袋嘴与他急急地亲吻，拴在长杆上的烟袋包钟摆一样来回地晃动。

刘大娘那边噤声了，隐约却听得咋嗒咋嗒的砍剁声，唐仁涛没心理会这异样的声响！

两天两夜，情况都是这样，娃儿一口都不吃，蔫蔫的，没气没力，原来那嫩红鲜亮的小片唇见出干涩乌青。秦氏一百遍把奶头送进娃的嘴里，仍是不嘍，含一下都不肯；一送小嘴儿哭得就发慌。娃儿的外婆最后让拿出点儿狠心来试。

这回是死塞进去。又啼，小肚子一抽一抽，小脸蛋蛋通红通红，心悸似的，秦氏又要拔出奶头。“不要！”娃儿的外婆喊住。再死挤，几滴初乳出来，黄稠稠沾在嘴里舌苔，此时啼得要背过气去，小脸憋出紫来，片唇

青白青白，外婆咬紧牙关抱紧她的外孙，让还挤，可是孩子的妈听不到啼哭声，以为断了气，慌忙拔出奶头。

孩子豁出小命来哭，气息细弱，声音沙哑。外婆抱过一边啊啊地搂着哄着，一边叫女儿放心睡上一会儿。女儿已经两天两夜没合一下眼皮，这一合上，呼呼沉睡。外婆把娃儿抱过东边房。

紧一阵松一阵的死哭过后，娃儿闭了嘴，可是才闭上，猛地又咧开，咋，咋，连奶吐将出来。哇，哇。唐仁涛的肠子要结在一起。

村里几个有哺乳经验的妇女来看过这娃儿，都摇了摇头出去，什么也没说。

娃儿没声没息地闭上眼。那瘦的弱的、那青里泛白的嘴唇、那蹇得起褶好像是撿地上暴晒多天的白萝卜。也不知是病没有，也不知是死是活。

中午，秦氏跳醒，时不时把根指头贴在娃儿的鼻下试试还有没有呼吸；娃儿的外婆手指皮厚，就贴耳在娃儿的胸口听听有没有心跳，听完了也不甚相信自己的耳朵，要喊女儿听听真切。唐仁涛只是紧一口慢一口地啞古铜色的烟袋嘴。

丈母娘延请一位仙姑，被姑爷赶走，后又跟刘大娘不知去哪儿上香，到很晚才回来。

情况一天不如一天，后来是一小时不如一小时，才想起该赶镇卫生院看医生。龙井村没有到镇上的车，每步路都得靠一双腿。唐仁涛还没抬腿，他的叔叔看看天色快晚，愁道：“抱到卫生院，人家早下班了。”婶婶道：“怕是还没到卫生院就断气了。”秦氏的妈妈不迭地说是黄仙作祟，一会儿又说是狐精作祟。秦氏的大姐、二姐、弟弟、弟妇什么也没说。秦氏只是哭，惨惨切切。唐仁涛放下孩子吧唧吧唧抽着烟袋急急地转圈圈，如是老鹰的盘旋，旋着旋着霍地停下来，一屁股蹲门槛上磕他的烟袋锅，磕出烟袋锅一簇一团的烟灰。

浩荡一阵风起，夹着尘土裹着烟灰扬过厨房扑那边去了，秦氏的妈妈望着远去的风烟喟叹不已：看看，多厉害的狐精！

孩子奄奄一息，丈母娘上劲儿地张罗问仙作法。秦氏一遍遍问丈夫到底整个法子，丈夫蔫蔫巴巴，不吭不吱。

天擦黑的时候，道士赶到。两碗热乎乎的地瓜干汤和半碗腌菜摆好，灯台上渥着蓖麻油的灯捻子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丈母娘挑了几次，还是响。香炉上三支檀香线香袅袅腾起青烟。道士对着香案表情凝重，好像他那张脸是铁打的，他的动作古怪而滑稽，一只手像是扬出去又像是舞出去，一张阔肥的大嘴咧出一声咕噜要开始念咒，可是刚一咧嘴，乒乒乓乓一伙红卫兵就闯进来，一人一边擦着他的胳膊把他抓了去。丈母娘捶胸顿足。

隆咚咚，隆咚咚，丈母娘昏天黑地，耳根轰鸣。隆咚咚，声音来自天宫，不对，是地府，打地底下来，听听，咦，声音还有些熟悉，让我仔细听着听一听。天王老子我的姑奶奶哟，这不是死鬼亲家公吗？你个没良心的舍得撇下你儿子我姑爷哟，到那儿又招惹瘟神带携我闺女下了个啥样的种？你个没良心的唐爱国，跟你做亲家我倒八辈子霉！隆咚咚，什么什么？你还有脸给我闹什么妖魔？隆咚咚，隆咚咚，什么什么？这隔着土界着地的你嚷什么？你是跟谁瞎嚷？你叽里咕噜到底口齿清楚一点儿。

阴曹地府。

“操你祖宗的阎王爷，凭什么连一口奶都不给我孙子吃，请来个道士还要被抓走？这是什么理儿？什么理儿？”唐爱国的呐喊震动着阎王大殿，插在胸前的那把刀一起一伏，绿色的血淌个不停。“我管不了那许多。钟馗，你翻翻生死簿，看看他孙子的死期是哪一天。”“回大王，还有五天。”“不——”由于喊声如雷，胸上的刀口处激出一股血流，顺着肚皮淌下来，一线血球你推我操地沿刀口滚向刀把儿，然后大滴大滴地，大滴大滴地滑落，一股腥烘烘的气息扑鼻而来，大殿横梁上密密麻麻的虫蛇登时活跃起来，好像是蜂窝上群蜂的蠕动。“这不公平，凭什么我被日本人打死，我儿子挨饿受冻，我孙子还要早早夭折，这不公平！”沸反盈天的回音形成一阵阵的轰鸣，惊飞起横梁上的虫子。两厢列队擦着浑圆刑棍的鬼卒低下头来，一条蝮蛇咚啪掉到地上，弹蹦几下，昂起头，闪电般伸缩一下芯子，爬去。“这世上本来就没什么公平，许多人不该死却早早死了，许多人该死却活得好好的，这是事实，我管不了那许多。唐爱国，你儿子挨

饿，世上谁人不挨饿？不给你孙子吃奶，那是你儿子不敬奉鬼神！你唐爱国爱子爱孙爱国，却不敬神，子子孙孙都不敬神，只会唐突胡闹，你胸膛上插着的那把刀你忘了吗？你还嚷天闹地？”阎王爷满脸揶揄。“哈哈哈哈，别以为我是三岁小孩，许多人不敬鬼神而大富大贵长命百岁，许多人唯敬鬼神而饿死病死；敬不敬鬼神，那是你阎王爷判定生死的标准吗？只怕是敬不敬阎王爷才是标准吧？哈哈哈。”“住嘴！”阎王爷扔下一个令牌，“还不给我割下他的舌头！”话音刚落，数条眼镜王蛇啪啪掉到青石板上，满殿乱爬。“哈哈哈，阎王爷，以为对我豁口截舌你就干净了吗？哈哈哈哈。”“钟馗，你听吗？”阎王重复。“是！”身着判官服的钟馗噌的一声把他的阴阳剑指向唐爱国的鼻尖，两个花头绿脸的鬼卒立时上来扭住他的两只臂膀。“荒唐！不公！”他的喊声激出刀刃滚热的血流。一个满脸络腮胡的鬼卒走近来掰开他的嘴巴，揪住他的舌头，钟馗手起剑落，一条舌头立时斩断。“啊——”唐爱国叫得大殿将崩，络腮胡把一截血淋淋的舌头扔出大殿。

“哈哈哈哈，唐爱国，你还有什么不服？”阎王爷拍一下惊堂木，震动着身体，无数的蛇还有毛毛虫纷纷落下，有两条缠在他的脖颈，他口里涌血如注，落在青石板上，和胸前刀刃刀把上滴下的血交融在一起，发出浓浓的腥臊味儿。钟馗提着斩尽邪恶的阴阳剑的手有些颤抖。“我不服！”他的舌茬子发出的吼声有些含混，每喊一声每说一句都要流出一摊血，绿绿的淋漓在青石板上，汪成一片腥臊腥臊的血海，“以前是日本人横行霸道，现在到了鬼门关你阎王爷也横行霸道吗？……”“放肆！你敢再说一遍？”“怎么不敢？我死一百遍都不怕，还怕什么！”“不怕是吧？黑白无常。”“在！”“用烙铁烙他。”“是！”大殿内立时生起一簇柴火，两块烧得通红的铁块伸着过来，挤在光溜溜的一绺一绺的背肌上，发出滋滋的响声。啊——啊——他的头怪异地大甩几下，昏过去了。

哗啦，哗啦，两瓢冷水浇醒他。“哈哈哈哈，唐爱国，你还要

公平吗？”阎罗王面目狰狞。“阎王老头！”他从牙缝里一个一个地挤着字，血沫子跟着挤出来，“阎王老头！”“黑白无常。”“在！”“把这个劳什子给我拖出去。”“是！”“大王，那道士怎么处理？”钟馗问。“哎呀，你自己看着办吧。”阎罗王很不耐烦。“是，大王。”“退堂！”阎罗王拂袖走入殿后，皂班衙役各个退堂。

太阳鬼鬼祟祟探出脸来，一泓灰乌乌的死潭高挂西天，村里连只鸡的咕咕都没有，连条狗的汪汪都没有，连声鸟的叽喳都没有，一切生命体好像都消失了。丈母娘回来说道士放回来了，她亲见的。“崆峒山道士是抓得的吗？那是天上的星宿……”丈母娘的态度敬畏有加，好像道士是她的祖宗。

龙井村大大小小、男男女女都在传播那个修行很高的崆峒山道士的话，说唐仁涛那娃儿是妖孽，让刨坑活埋，做点儿法事驱邪消灾。

满村登时人心惶惶，或担心唐仁涛夫妇要被妖孽吃去，或预测全村要有大灾。说来说去，这娃儿的降生甚至比千年老妖的忽然现身还可怕。

不吃奶就是妖孽，就该刨坑活埋？唐仁涛由丈母娘带路又去盘那道士。汪汪汪，还是那只黄狗，在道士家门前打着旋儿，唐仁涛从容地躬下身去，它瓮声瓮气退下几步，转着圈儿嗡嗡地闹。这个狗东西，昨儿腰部才着他一石子还不长记性！嗡嗡汪汪，丈母娘青了脸。它的主人出来，它倏忽添了勇气，发狠地狺狺狂吠，一扑一扑地要上来，丈母娘躲在姑爷的背后，道士嘘嘘把它驱跑了。

道士见他印堂灰暗，认定是中了妖气，说是中妖气的人夜晚就要被妖怪吃去。唐仁涛只问如何化了孩子的妖气，道士说，俺耶哐，你那娃儿不是妖孽附身，而是妖孽所化，也就是说，他是妖孽，妖孽啊。对于妖孽，只有除之，万不可心慈手软。

唐仁涛不待听完，一把揪住那道袍加身的道士，重重一拳揍在他的下巴。丈母娘木鸡一样呆看着道士，她的眼珠子圆如桂圆，半晌，遽然甩臂追过去拖住姑爷。姑爷霍的一声甩开丈母娘。

“天神息怒！天神息怒！……”丈母娘双手合十，哆嗦着求天祈神。道士昏天黑地，抹一把血红，呼呼喷气，声不能出。你若还敢说什么除

之，我就先除了你！唐仁涛罢了手。道士摇晃几下苏生些气力，滚回自家的房里闭门不出。

丈母娘那两片已然青灰的唇不规则地翕动，拽着他臂弯的手颤颤巍巍，她要姑爷跪地祈神赎罪。姑爷平了喘，也不言语，高大的身形一晃，挤她跌出去丈把远。

他踉踉跄跄着回来，几乎跌在门槛。他现在不敢出门，外面已经风言风语，有说他得了失心疯中了狐媚邪的，有说他已经显出蜉蝣的本相，活不过夜的。

回想那番胡言乱语，气又粗起来。俯身看他的儿，多可怜的小生命，多可怜的小额头，多可怜的小耳朵……怎么就是妖呢？左看看，这脸，这鼻子，这小嘴，这嫩茸茸的手，不像；右看看，多嫩的脸，多可爱的鼻子，还有这小嘴，这嫩生生的小小手，真不像啊。“谁说是妖？谁说是妖？”老婆瞅他那眼神不对，一把抱过娃儿拢在怀里抽泣起来。孩子没声没息。丈母娘叹了一口气，到厨房那边去了。

时间看着一点一点地过去，秦氏两眼泪晶晶，她一遍一遍地吻在孩子的小脸上，这是一个母亲对她的亲生儿做最后的告别。唐仁涛牵起那小小手，声音暗哑得像是窖藏了十年的满是蛛网和古尘的家什，他的脸扭曲着，看起来像个百岁老人。孩子纸白的脸上闪着晶莹的珠子，秦氏用手巾轻轻点着，像是点在汪着露珠的芭蕉叶上，她的左手一会儿一会儿地抹自己的脸，又一趟趟揩在裤腿上。

丈母娘口中念念有词：“黑无常，白无常，阎罗大王和钟馗，降妖除怪靠你们，狐狸黄狼跑不了……”锅里升腾着蒸气，她长瘦的脸叫灶膛的火映得黑红，手里捏着的一张纸落进滚沸的锅水里，那是人面狐身的剪纸。“黑无常，白无常……”边念边掏出柴火熄在柴灰里，自己坐到柴垛上。灶膛内的火炭一点一点地闪着，一点一点地熄了，厨房里黑咕隆咚，她感到身子飘忽忽的。隆咚咚，隆咚咚，耳鼓在轰鸣，隆咚咚，隆咚咚，狐妖死灭了。隆咚咚，隆咚咚，狐妖……咦，哪儿来的声音？隆咚咚，又是从地下钻出来的，隆咚咚，哎呀呀，这不是死鬼亲家唐爱国吗？冤大头啊，你在地府安生过你的舒泰日子你还咋呼什么！噫，动静还不小哪。

“阎王爷，你杀了我吧，我不能看着我的孙子夭折！我的孙儿没招谁惹谁，连一句伤人的话还不会说，凭什么遭活活饿死？你这个糊涂的判官，黑白颠倒，是非不分，唯利是图。阎王老头，我英勇抗日，为国捐躯，我儿凭力气劳作，勤勤恳恳，凭什么要苦我亲儿，绝我后嗣？我孙生未及周，一尘未染，我孙何罪之有？何罪之有？”“胡闹！一见你就胡闹！唐爱国，你这个一毛不拔的家伙，我且问你，昨儿我5000岁大寿，你送我什么寿礼？”“一副对联啊：人间有厉鬼，地狱无清官。”“唐爱国，你竟如此放肆，胆敢辱没本王，看来你心怀异志，图谋不轨，我倒要看看你这心是怎么长的。崔府君。”“在！”“你把这家伙的心剜出来，剜出来！”“大王，只怕这家伙桀骜，不可理喻，剜了心还会胡闹。”崔府君附耳说。“你这个颠倒黑白的阎王老头！贪污受贿的阎王老头！不仁不义的阎王老头！……”“执刑！我看你唐爱国有几张嘴，有几条命！”

头戴软翅乌纱帽、身穿圆领红官袍的崔府君举起小斧，哗啦一下劈来，只见满殿鲜血四溅，唐爱国原先那把插着的刀咣当一声掉在地上，胸膛大开。他张嘴瞪目，叫声惨怪，奔跑不止，后被两个鬼衙役扭住两边臂膊。他大甩着头，龇牙一口咬定左侧一个衙役的右臂。啊——衙役狂叫起来，嘭，另一个衙役一拳砸在他嘴上，他张开口，吐出一块咬下来的肉。嘭嘭嘭，他的鼻子汩汩流血，他呜呜噜噜大骂阎王老头，声息渐骂渐弱，最后昏了过去。昏了又醒，醒来还骂，骂几句又昏。满殿鲜血。崔府君的脸变了色，用颤巍巍的声音说：“大王，只怕这家伙的嘴不消停，到处嚼舌，会坏了大王的名声。”“这个家伙，粪坑里的石头！还真是没见过这么倔的，崔府君，你来处理吧，爱怎么着怎么着，只要不叫他来烦我就成。哦，这家伙的孙子也由你处理，是死是活我不管了。”“是，大王！”

阎罗王拂袖而去。

天空万里无云，地上千里没鬼，有落叶窸窣扬下，打着滚儿过去，尘土一阵一阵地卷起，落在他的脸上、身上。他醒来，发

现左侧是奈河，右侧是枯败的草叶，这里荒无人烟，只有飕飕的冷风直灌进他裂开的胸膛，像是有人鼓足劲儿吹响竹筒，那样剧痛，那样失血的冰寒，不是鬼受得住的。他的心没了，血还在汨汨，浸淫于地，淋漓入河，他感到眼伤骨软，坐不起来，可是他努力地睁大眼睛，执拗地仰望苍穹，那里是阳世人间，他可以看见他的儿孙。

孩子的小小手有了动弹，唐仁涛放开小手，秦氏睁大眼睛。秦氏母亲出来的时候，小脸蛋蛋好像回了些粉色，眊眊下去的眼珠子活泛起来，唐仁涛夫妻随着回转心来。

“可怎么好？可怎么好？”唐仁涛捏着没烟丝的烟袋团团转，“一滴水都不进，怎么保得住命？”

秦氏拿小羹匙试着给孩儿喂凉开水。咦，这孩子吃水，孩子吃水！秦氏的声音响亮了。坐在门槛倚着门框的唐仁涛几乎是跳过来的，他看了个真切。唐仁涛的婶婶、秦氏的两个姐姐、弟妇、田嫂、刘大娘、月茹还有几个女人都来看，看完，有人把眉心舒了舒，有人连眉带心揪得更紧了。

真吃水了，是真的，这孩子不吃奶吃水。秦氏喜出了泪：“他爹，炖个豇豆汤试试。”“唉！”唐仁涛答应着一阵风出去。他在村里转几个圈，可是一根豇豆也寻不着，一个倭瓜也觅不到，兴许木瓜好找些，他径奔村外。到了那地头，才知自己全是发昏，早年十几亩郁郁葱葱满枝头的木瓜地早已种上麦子，到处是结不成穗的荞麦。他摇了摇头，转过麦地的那头，忽而发现几棵木瓜树枯瘦地站在那儿，可怜指头大的木瓜都没结一个。他两手空空回来，满心里盘算着杀了那只瘦猫，这是家里唯一可以不充公的动物。

寻了全屋满院，不见这野东西，到月茹家，昏头昏脑地撞开人家的厨房门。哎呀，突然一声尖叫，刘大娘从坛口抽出手来，回头见是唐仁涛才稍稍缩了瞳孔，一屁股盖在坛口上。半晌，唐仁涛问，猫来偷吃吗？刘大娘一听，扑通一声跪下了，两手油腻腻地要叉地上给他叩头，他上去拉住她。她擤着鼻子起来，求他不要说出去，战战兢兢又要把手叉地上，唐仁涛赶忙又拉住了。她起身从坛子里掏出块猪心递他，又飞也似的出去拿块



破布裹好。唐仁涛窃喜着回。

“小爸爸，怀里揣着个啥？”张二婶子站大门口笑嘻嘻。“不、不是！”唐仁涛加快脚步。“他爹，寻着吧？”秦氏迎过来。唐仁涛只把下巴撇向厨房门。“外甥，那是啥？”“没啥！”说着已进厨房。

女人下水烧锅，要给孩子炖出汤来。大姨子进来帮助往灶里添柴，她们的表情十分诧异，唐仁涛只说是打天上掉下来的。大姨子还想张嘴，唐仁涛呲她多嘴。

噉汪汪，忽然一阵如狼似犬的叫嚣，唐家院子里所有人的神经绷紧了。还是那拨人，戴了红袖章，闯进唐家来，领头的大耍横，气势很压人。他们砸了几个坛子，叫嚣着把唐仁涛带走。秦氏哭着过来吃了一个嘴巴，丈母娘喊着过来吃一脚摔在地上，大姨子早把厨房门关死，她不敢出来，她念咒的嘴唇直打哆嗦：“造孽啊，王全海，造孽啊……”

隆隆咚，咚咚隆，阳间连着阴间，阴间通着阳间。

“王全海，你个红卫兵的头头，狗汉奸的孽种，我不杀了你杀了你那狗汉奸的爹我枉为鬼！”唐爱国躺在奈河边骂骂咧咧，仇恨的眼光射向苍穹。

王全海是王大头的儿子，王大头那年当保长，成天跟着小日本转，宣传什么中日亲善，“大日本帝国是来帮助咱中国……共存共荣……”叽里咕噜，操你娘！村里人敢怒而不敢言。不过，小孩子可不怕他，有时拿纸包了牛屎抛他，有时抡起石头拽他。他的火气嗖嗖嗖。他去追那些小孩，好像有身子的女人赶着兔子追。嘻嘻嘻，来呀来呀快来呀。小孩招着手。小兔崽子，你给我站住！呼哧呼哧又追过去。他身材臃肿，跑起来像超载的火车嘟嘟嘟，眼看着就要追上，骨碌，骨碌，又滚地上像个球，狗啃泥，泥糊嘴，糊得满嘴泥沙沙。嘻嘻嘻，哈哈，逗得小鬼笑弯了腰。呸呸呸，他妈的，哪家的小孩你等着。嘻嘻嘻，哈哈，等着等着我等着。哎哟我的腰，我的腰哟……又认不得是哪家的兔崽子哪家的妖，只好吃了哑巴亏。

后来，他每次回家，少不得带几个日本兵，一来耍耍威风，